

整頓三風參考材料

四集

蘇中區黨委編
江潮社印

一九四四・三・一。

整風參考材料第四輯

目 錄

論學習

答宋亮同志

關於學習的意見

在學習問題上的黨性鍛鍊

到什麼地方學習？

如何打破教條主義的學習

對抗大工作的建議

反對學習中的教條主義

教育上的革命

加強地方在職幹部教育

提高幹部的文化水平

政策教育是貫徹政策的保障

反對羣衆工作中的主觀主義

春耕運動中的學習

教條和褲子

（附錄）什麼是狹隘經驗主義？

中央軍委關於軍隊幹部教育的指示

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關於執行中央在職幹部教育決定的指示

毛澤東

劉少奇

陳毅

彭康

陳雲

凱豐

陳毅

解放日報社論

解放日報社論

解放日報社論

解放日報社論

解放日報社論

解放日報社論

解放日報社論

解放日報社論

黃 棧

論學習

毛澤東

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並經過他們，去教育那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特殊地說，幹部應該着重地研究這些東西，中央委員會與高級幹部尤其應該加緊研究。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使之向着勝利，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實際運動的了解，就不能有勝利。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一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而是當作行動的指南。不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句，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只有這個行動指南，只有這個立場與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學，才是引導我們認識革命對象與指導革命運動的唯一正確的方針。中國黨的馬克思主義的修養，現已較前大有進步，但還說不到普遍與深入。在運動方面，我們較之若干外國的兄弟黨，未免遜色。而我們的任務，是在領導一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着空前的大鬥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着重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我們努力能，從我們這次擴大的六中全會之後，來一個全黨的學習與修養，看誰真正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更好一點。我們的工作做得還不錯，但如果不加進一步的學習與理論，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而只有使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才有我們的勝利。因此，學習理論是勝利的條件。在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中國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主義的同志，那將是等於打倒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同志們，我們一定要學習馬克思主義。

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發展法則，有它的民族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個，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承繼遺產，轉過來就變為方法，對於領導當

前的偉大運動，是有着重要的幫助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爲大中華民族之一部份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爲全黨永持瞭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爲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幹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着的一些嚴重的缺點，是應該認真除掉的。

當前運動的特點是什麼？它有什麼規律性？如何指導這個運動？這些都是最實際不過的問題。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懂得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部，也還沒有懂得中國的全部。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後面，新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面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時刻光起眼睛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絕對於這些作認真的過細的研究，那他就不過是一個西班牙的唐·吉訶德，再加上一個中國的阿Q，而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何研究？用馬克思主義的工具——唯物辯證法。向誰研究？我們的先生多得很多——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本家、地主、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全世界，他們都是我們的研究對象，同時又都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該向他們或多或少學到一點東西。

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須從不自滿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我們應取這種態度。

（摘錄論新階段）

答宋亮同志

劉少奇

宋亮同志：

來信收到。你的意見是對的。

中國黨內在最初的一個時期——陳獨秀時代及其以後——有些黨員是有一種意見，反對黨員對理論作比較深入的專門的研究。甚至在學校中，當許多黨員專門學習理論的時候，亦強調反對『學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較埋頭讀書的黨員爲『學院派』；而強調在實際鬥爭中的鍛鍊。似乎認爲只要有實際鬥爭的經驗，而不要高深的理論研究，就能滿足，就能領導革命達到勝利。似乎認爲馬列主義的理論，無須經過相當長期的埋頭深刻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這種意見，與當時某些黨員的另一種意見，即輕視實踐，脫離實踐的理論研究，真正的學院式研究對抗着。這兩種意見都是錯誤的。一種是過份強調實踐，輕視理論的重要性，輕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另一種是過份強調理論，輕視實踐的重要性，輕視實踐對理論的基礎性與優越性。他們都沒有把理論與實踐的關係正確解決與正確聯系。

黨員在黨的學校中學習，從事理論研究的時候，主要的任務是理論上的深造與把握；而不是學校生活的鍛鍊（雖然這種鍛鍊聯系到所學的理论，即從理論研究中來逐漸改造我們黨員的思想意識，亦是很重要的）。這時候，學生應當埋頭讀書，埋頭從事理論的研究。這不獨不能因此就叫他作學院派，而且是很重要的主要工作。黨員埋頭讀書研究，這一事實，並不表現爲學院派，而是每一個黨員在從事馬列主義研究時所必需如此作的。任何比較有馬列主義修養的人，都必須經過這樣埋頭讀書與研究的階段。馬克斯列甯本人，更是如此。過去有人指埋頭讀書爲學院派，是完全錯誤的。特別在學校中來調強，就更爲有害。

學院派是歐洲學術界及馬克斯主義者中一個派別，是一個專門名詞。這派人只有實踐的理論的研究，輕視實踐，而不將理論與實踐聯系，結果，將馬克斯主義的理論變成死板的教條，而不能成爲實踐的指導。這當然是錯誤的，應該反對的。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及我們黨員中，今天仍然是有這種人的。比如有些黨員，他們對於切近的組織問題事務問題等，常常採取一種非常不嚴肅的態度去注意與研究，而輕視它們，認爲在這些問題中是不包含馬列主義原理的，他們也不會從這些問題的研究中去學習到一點什麼東西，因此，他們並不以研究『資本論』的嚴肅態度來研究與解決這些問題。他們不知道（或忘記了）馬列主義學說要成爲解決這些問題（行動）的指南。實際的有生命的馬列主義，恰恰就包含在這些問題中，包含在一切人們的社會的具體實踐中，而不在書本的公式上及一切的抽象的神祕的地方。

在中國黨內上述兩種意見的對抗，當時是前一種獲得勝利的，在黨內相當造成了反對專門理論研究的風氣，結果，阻止了黨內理論水平的是高。這是必須引起反對的，這是我黨至今今天在理論上的悲劇。

時並重的正確的意見，是沒有得到發展的。

中國黨艱苦奮鬥英勇犧牲的精神，並不比蘇聯的布爾塞維克壞；所以中國黨歷來的組織，作就是很好的，不論作什麼事如組織工人，組織農民，組織政府，組織軍隊，進行各種方式的戰鬥，只要在黨內一動員，爲黨員所了解，歷來就能作得很好，就能完成任務，就能組織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的工人農民和軍隊到革命的戰場上去，中國黨的組織能力並不弱。中國黨的英勇犧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數十萬黨員被人割去頭顱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脅我們的黨員放棄自己馬列主義的旗幟。這些表現，除離共產外，爲世界上任何國家的黨所不及的。然而，中國黨有一種人的弱點。這個弱點，就是黨在思想上的準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够的，是比較幼稚的。因此，中國黨過去的屢次失敗，都是指導上的失敗，是在指導上的幼稚與錯誤而引起全黨或重要部份的失敗，而並不是工作上的失敗。直至現在，缺乏理論這個弱點，仍未完全克服（雖然黨內少數同志特別中央的同志是有對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統一理解）；因此，現在提倡黨內理論的學習，就成爲十分必要。中國黨只要克服了這個弱點，就能有把握的引導中國革命到完全的勝利。

中國黨的理論準備不夠，與上述錯誤的意見有關係，而成爲原因之一。但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還有其他的原因。這些原因就是：

（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傳入中國歷史並不久（在五卅運動時才有很少的輸入）不像歐洲各國，馬克思主義的傳佈已有近百年的歷史；

（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時，又由於中國當時是客觀革命形勢很成熟的國家，要求中國革命者立即從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從事實際的革命活動。無暇來長期從事理論研究與鬥爭經驗的總結。（這種情形直到今天還是有的，如我們今天到處都感到實際工作中的幹部缺乏，一切幹部幾乎都很難從工作中抽出一種比較長期的理論學習等），所以中國黨一開始成立，就捲入偉大的實際革命鬥爭中，各方面都應付不暇。這與中國黨的理論準備不夠亦是有關係的，這亦是原因之一。（這在中國黨祕密活動的十年中，情形就有不同。這時是有時間給黨來從事理論研究的。但中國黨也沒有抓住這樣的時機來克服理論的弱點。這當然亦是一個錯誤。這也是由於對理論重要性認識不足及對當時革命形勢過份估計而來的，雖然在這時候

馬克思主義的新文化運動是有偉大成績的，黨亦曾給以某種重視。然而黨沒有自覺的來提高全黨的理論水準，並把這當作當時黨的主要任務之一；因此，使當時的新文化運動的幹部，都包含着很多弱點，沒有使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及其幹部與全黨的全部實踐密切聯系起來，因此，就使當時的作品十分雜亂，不深刻與不實際；因此，亦不能大大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

（三）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諸領袖，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他們的著作都是歐洲文字發表的。在他們的著作上說到中國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具體道路，又和歐洲各國社會歷史發展的道路，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用馬列主義的原理來解釋中國社會歷史實踐，並指導這種實踐，就覺得特別困難些。直到現在，馬、恩、列、斯的著作，大部份還未譯成中國文字，而中國黨員能讀馬列原著的也並不多，即使能讀的人也很少去讀完。因此，也影響到中國黨員對馬列主義理論的學習和修養。這也是中國黨理論準備不夠的原因之一。

由於這些原因，特別是我黨的主觀努力不夠，廿年來，我黨雖有極豐富的實際鬥爭經驗，但缺乏理論的弱點仍舊未能克服。這是我們今天還要以極大的努力來加以克服的。

所謂中國黨的理論準備，是包括對於馬列主義的原理與方法及對於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之規律的統一的把握的。這在中國黨的大多數同志們不論對那一方面都還有極大的不夠。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這還是中國黨一個極大的工作。

這就是我的答覆。致以
布禮！

劉少奇 七月十三日

附：宋亮同志給少奇同志的信

少奇同志：

我們正在研究列寧主錢中『方法與理論』的一章，我在讀了列寧的『做什麼』以後，覺得在中國黨的歷史上，雖不曾有過『工人事務報』派那種公開贊揚自發性，反對自覺的領導的尾巴主義觀點（對理論問題），但在陳獨秀時代，在黨內教育政策上，似乎輕視理論教育的傾向是有的。當時任車宜（葉青）領導

下的旅莫支部的態度就是如此的，他們反對學生學習，有人稍稍埋頭讀書，即賜以『學院派』的美名，不過他們似乎並不會公開反對過理論對實踐的意義，但說過：『理論學習是黨的領導者的任務』，（這說話亦不會公開向一般黨員說過）。因此，不管如何，當時機會主義者在客觀上仍是妨礙了黨員理論修養之提高，間接是削弱了黨對羣衆自發運動的覺悟的領導；雖然他們似乎沒有把這種錯誤主張公開發揚成爲一種『理論體系』。不知我這意見對否？我不知道當時陳獨秀彭述之等機會主義領導者本人，對此問題發表的意見如何？但只知道任卓宣等旅莫支部負責人的政策確是如此。學員們喜歡舉中國例，故來問你，請給以答覆，並致

布爾塞維克敬禮！

宋亮 七月十三日

關於學習的意見

（整風隨感之一）

陳毅

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兩種態度

第二國際的學者們着重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他的經濟的和歷史的理論——即社會主義的理論，而不着重馬克思的思想方法——馬克思的哲學——即唯物辯證法。甚至認爲前者是正確的後者是不正確的。或者說馬克思的哲學和他的社會主義是矛盾的。或者說兩者之間沒有關係。據我所知這一見解不僅在歐美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內很普遍，即在各國學術界中也相當普遍。因此發生各種割裂馬克思主義的現象，甚至還有人企圖以康德哲學作爲馬克思的哲學基礎。這樣離開了馬克思的革命唯物辯證法，即脫離了馬克思的根本思想方法去研究他的政治經濟學說，便不能不變成斷章取義，不能不變成取其皮毛而去其骨肉，這就是第二國際教條主義的根源。第二國際的先生們，自有其唯心哲學，唯心的思想方法，他是與馬克思唯物辯證法根本相反的，由於這方面不同終於使他們不能了解掌握和運用馬克思的政治和經濟的革命學說而終

於背叛了他。列寧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恰恰與第二國際先生們是對立的。列寧保護馬克思主義首先從保護馬克思哲學，他的思想方法做起。因為列寧能掌握馬克思的哲學也就更能掌握他的政治經濟理論，也更能進而發揮他。實在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各種大著都是馬克思的思想方法的典型表現。列寧有這種正確的科學態度所以他敢講馬克思所未講過的話，敢解決馬克思死後所發現的新的革命問題。

當新的情況發生馬克思遺著中的現存指示不夠用時，列寧敢於不受馬克思的成語的束縛而獨立運用馬克思的精神和方法去獨立創造。這樣使列寧不簡單繼承馬克思主義而且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因此從研究書本出發，從死記現存條文成語出發，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是如何服從戰鬥的無產階級的利益，忘記了革命的批評的思想方法去吸收和處理新事物，這樣形成了第二國際的教條主義終於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反之從研究實際情況出發一分鐘不離開無產階級的利益，終其身為無產階級利益奮鬥，而處理問題吸收事物均採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這就是列寧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態度。

二 在中國的兩種態度

上述兩種態度：創造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黨內是有其校正無誤的兩種譯本，各具其特點的。

以教條主義對待馬列主義的人們，到了中國，其特點可略述如下：

第一，利用中國黨建立初期馬列原著未譯成中文，存心以其一知半解斷章取義來自欺欺人。如果第二國際的先生們讀馬恩著作是并未讀通的話，則中國教條主義者其不通的程度更在他們之下這是可以斷定的。我們不主張因為反教條主義而廢棄譯馬列主義的書本，相反的，提倡熟讀他，但第一要讀通，從鍊續立場學習思想方法入手，第二要老老實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吹牛皮，不挾着幾本馬列高頭講章，即進行投機，自封為馬列大師。這個特點就是學習的立場和動機問題也就是黨性問題。學習馬列主義以裝璜自己以便利自己這樣那樣，和學習馬列主義應得教訓以便和實幹革命這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

第二，中國黨內的教條主義錯誤，我們看他有一個共通之點，便是從來不作實際工作，從來未挨過羣衆邊的。「一步登天當大爺」羣衆工作的實際艱苦完全盲然，真有些四體不動五谷不分之概。加上自己不

虛心，把革命事業認為是極其輕鬆的事，不知道我黨慘淡經營事業之艱難，不了解羣衆，不接近羣衆，不向羣衆學習，不重視黨與羣衆的經驗而胆敢指揮起來，結果是書生用兵當然只有吃敗仗，這個特點就是不作實際工作，爬得高也就跌得快。

第三，陷於教條主義錯誤的人們，還帶着中國半封建社會的舊的習氣和成見。中國舊社會教育最大缺點即教育與社會脫離，即學與用脫離。所謂讀書十年不知鑿牛卷，所謂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所謂書中自有顏如玉，士爲四民之首，宰相必用讀書人，多讀幾本書一生吃齋不盡。這是封建統治者幾千年鑄就的大道理，誰敢不遵照呢？舊禮教統治幾千年，深入人心牢不可破，這個烙印也深深印在教條主義者身上。於是把馬列主義的字句成語變成了退鬼的符咒。革命實際問題一發現，如果書上有的或者依稀恍忽可以比擬得上的，那就如使用萬應膏一樣，算是書本有靈，神氣十足。如果書本上沒有，那就怎樣辦呢？那就任性乖張，蠻幹一通，完全離開馬列主義的立場和原則自我作古，用封建辦法來代替馬列主義，這樣便是誤入誤黨誤國。這種封建主義的習氣不消說是在黨內流行過的。

上面三點，正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的最高表現，這是與歐美社會主義比較不同的地方。

能够以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態度去對待和學習馬列主義的人，在中國黨內首推毛澤東同志。

據我親自接觸到的是在湘贛邊界岡山鬥爭時代，毛澤東同志大胆提出我們應在馬列主義的基本指示之下在實際革命工作中去獨立創造。毛澤東同志就拿馬列主義的實際性和創造性來訓誡當時的紅軍干部，以後在第四軍九次大會正式經過大會批准寫入決議案。就是明白提出我們要學習馬列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革命實踐問題。這方面馬列不能代替我們，要我們自己動手。毛澤東同志感覺中國材料之不足，故特別強調收集材料和佔有材料，特別強調向羣衆學習集中羣衆的意見爲黨的意見。特別強調集思廣益「什麼事靠大家來議」！因爲中國許多問題，國際方面既無成例可尋，黨內亦無所謂萬事通和未卜先知，沒有辦法只有大家來學來鑽，因此毛澤東同志珍重自己的經驗，也特別珍重別人的經驗。隨着馬列原著逐漸增多傳入中國隨着中國黨的經驗日益豐富，同時又根據黨內對於中國社會歷史的了解，這樣就集中在毛澤東同志身上形成了中國的創造的馬列主義。馬列主義便加上中國的烙印，成了中國人民所喜見樂聞所能接受而

愛用的東西。這就是廿二年來黨內對馬列主義的學習從幼稚臻於成熟，從粗淺趨於高深的極其曲折的艱苦過程。也是共產主義合乎國情，中國共產主義的創立過程。因此中國黨內從最初建黨之日起，並沒有所謂『先曉得』『早曉得』和『都曉得』。我黨是在不斷克服各種學習和工作的偏向和錯誤上以成熟到今天的正確掌握馬列主義的程度。毛澤東同志以其對黨對人民對革命的無限忠誠，又事事從研究實際情況，虛心學習，自己動手出發，講老實話，做老實事，這種正確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故能在歷次暴風雨中成為正確的舵手。法國話說得好，天才就是長期鍛鍊，這裏并無任何神祕，而指示我們一條應如何正確的學習，正確的工作，和正確的領導的道路。

不切斷民族歷史，不離開周圍實際情況，為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而學習，特別強調面向羣衆和調查研究三者綜合起來，便是毛澤東同志提倡如何去學習馬列主義的正確指示，這個指示對我黨有極大的政治意義，他清楚解決了廿年來混亂不清楚的應如何對待馬列主義的學習和工作態度問題。

切實顧及民族的特點，這樣挽救我們不致走上革命買辦的道路。切實調查研究周圍實際環境，這樣造成理論與實際聯系的正確的工作程序，不致使我們成為空談家放空炮的人，促進全黨大家都接近羣衆自己動手去做。馬列主義之於我們有用是因為可以替我們解決實際革命問題，因此馬列主義成為中國人民的武裝。中國人民被馬列主義武裝起來，就等於革命勝利。

以革命買辦的心理作一個馬列主義的販貨份子，販得一些貨色，藉以圖謀私利，這種惡現象很顯然如今在黨內仍然存在。別的不多講，一部份青年干部中，不願作下層革命工作，專想作所謂理論工作和領導工作，總想往上爬，學習時不連系任何實際而專心於抄格言集成語。這種馬列主義的『文抄公式』或『勝文公式』是應該壽終正寢的時候了！毛澤東論改造學習一文恰恰是一面照妖鏡，人人應到他面前去照一照，總會有好處的。

以上就是我讀了毛澤東同志論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後的一意些見。

八月一日

在學習問題上的黨性鍛鍊

彭 康

共產黨員的黨性鍛鍊是沒有空閒時間的限制的，是要貫徹到一切言論，思想，行為與生活中的，黨性鍛鍊不是一時的事情，也不是限於某些問題上。不能夠說：今天加強黨性的鍛鍊，明天就不需要了；不能夠說：黨性只是表現在服從組織，服從領導上（自然這些是黨性強的具體表現），而其他問題，如工作的責任心，對同志的態度，對羣衆的關係及個人的修養等，則是與黨性沒有關係的。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共產黨員應該把黨性的鍛鍊與修養關涉到每一個問題與每一個行動，而且應作為終身努力的事情。就拿學習問題來說吧，在這個問題上，同樣可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的強或弱，黨性強的黨員對於學習的目的，學習的精神及學習的方法等的態度與認識是和黨性弱的黨員不同的。因此把學習與黨性鍛鍊分離開來，彼此互不相關，認為學習是一回事，黨性鍛鍊又是一回事，是不對的，不知道黨性是要表現在一切問題上，而在學習中同樣包含着黨性的鍛鍊的。黨性是包括一切的，學習問題不能例外。共產黨員要加強黨性就必須加強自己的學習，而在學習問題上亦必須表現自己的黨性。如果以為學習是與黨性鍛鍊無關，以為對學習問題存在着不正確的認識和表現不正確的態度是無關大體而不去克服，則是說明這個共產黨員的黨性鍛鍊的不夠與黨性表現的缺陷。又如果在學習這個具體工作上，同時就鍛鍊自己的黨性，則這個共產黨員的學習也就會有成績，就會提高自己更能為黨為革命服務。

那末，在學習問題上怎樣來鍛鍊自己的黨性呢？這就是要克服在學習問題上所發生的不正確的傾向與態度，這些不正確的傾向與態度是不合乎黨性的。有些什麼不正確的傾向與態度呢？

第一、沒有把學習看做是黨員對黨的義務，而認為是自己個人的私事，所以發生不願學習，不虛心學習與不努力學習的傾向。這些傾向是不對的。『黨共（布）黨章上明白規定黨員的義務之一是『為提高自己的覺悟程度，通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而不倦的工作』，就是說要不倦的經常學習。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共產黨員是要為黨工作的，不積極為黨工作是不能取得黨員的資格，或者至少不是一個好黨員。

然而爲黨工作并不是敷衍塞責，奉行故事，而是要認真把工作做好，每個黨員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使得整個黨的工作能够推進，革命能够向前發展。但要把工作做好，就須了解黨的政策，了解具體情況，吸收各方面的經驗（直接的，間接的，自己的，他人的），運用靈活的方式及適應馬列主義的基礎，這就需要努力不斷的學習，努力不斷的提高自己的，使自己不落後於客觀形勢的發展。

但是，我們的黨員并不完全是這樣想這樣做的，有些黨員以爲學習是沒有用處，不值得去學習，因而不但不知道在工作中經常擠時間來學習，找一切機會來學習，而且當黨調他來黨校抗大等這一類專門學習的機關來學習的時候，他還表示不願意，有些黨員甚至認爲這是黨給他的處罰，於是對黨懷疑：「我犯了什麼錯誤，黨對我這樣呢？」這樣便把學習丟在一邊，即使來學習，也是勉強的，不能安心學習，形式上在學習，而心裏却想是旁的事，想到錢，想到生活，想到馬匹槍枝，又想到愛人，這樣不願與不安心學習是有其根源的。

一種是狹隘的經驗論：以爲自己參加了長期的鬥爭，有相當豐富的經驗，有什麼事幹不了？過去幹了這樣久不是幹得很好嗎？於是便輕視理論，不去提高自己，自以爲是，自滿於過去，以爲過去的經驗是可以適應一切的，可以應付一切的，自然就着不着學習了，還學習什麼呢？於是在實際工作上并不去研究客觀形勢如何，具體情況如何，工作對象如何，總是那一套的對問題的看法，那一套的工作方式，那一套的工作作風，然而不知道狹隘的經驗論就是一種主觀主義，而「粗枝大葉自以爲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強的第一個表現」。

一種是自高自大，自命不凡的思想：有些黨員文化水平較高，讀了幾本馬克思列寧的書籍，背誦得幾句馬克思主義的辭句，講得一篇道理，便自以爲了不得，什麼都懂，什麼都行了，何必再學習呢？再學習也不過如此。然而他不知道學問是無止境的，他所知道的只是「無涯」的「學海」中的渺少的一粟，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無限豐富無限深博的，他所知道的只是這個寶庫中的極微小的一份，而且這一極微小的一份對於他還只是脫離實踐的死板的教條。「學然後知不足」，他不知「不足」，便是說明他沒有學。共產黨員應該有「學而不厭」的精神，應該「學習，學習，再學習」，而不願學習的自高自大的思想是違反黨性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思想。

一種是自甘落後的心理：有些黨員文化水平低，又由於種種原因，過去沒有或很少學習與受教育的機會，今天就應該加緊的很好的學習，然而他都不願意。這一方面是在學習中比他人有更多的困難，而他沒有克服困難的精神，另一方面是他沒有進取心，以為自己是落後了，要學也『學不到』了，何必再吃著苦頭去學習呢？橫豎我又不想什麼地位，不要負什麼領導責任，有一天就做一天工作，只要不叛黨，不反革命，不就夠了嗎？然而他不知道進步性與進取心是無階級的特性，也是共產黨員所應具備的條件，所以他應該克服一切困難，努力學習，以求自己的進步，而他的這種自甘落後，『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就是黨性不強的表现。

第二，就是對於學習的一種個人主義的祇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觀點：共產黨員應以自己的進步而學習是對的，這種求進步的精神是好的，可是他這種求進步的學習的目的是爲了他個人，而不是爲了黨。他的學習不是爲了能更好的爲黨工作，更好的完成黨的任務，更好的在推動革命進程中盡一份力量，一句話，不是爲了黨的利益，而是爲了他個人的利益。他需要更高的地位；他要做所謂『領導工作』；他要黨更重視他給他以特殊的待遇；他要更多的工作，要有更多的功勞，以便能向黨講價錢；他要能說漂亮話，做漂亮的文章，在大會上做漂亮的講演；他還要漂亮的愛人，以及其他等等；他要達到這些目的，就非有本事不可，就非學習不可，於是他就學習了，并且還努力的學習了。這種學習的動機是最壞的，毫無黨性的，與黨的利益完全相衝突的。在學習問題上，個人利益本來是與黨的利益一致的，因為黨員的覺悟程度提高，能力增強及經驗加多是更能有力的爲黨工作，更能把工作做好，這對於黨員個人有利，對於黨更是有利。但是，黨員個人的利益必須服從黨的利益，只有顧計到了黨的利益才能顧計到個人的利益，而黨的利益就是個人的利益，在黨的利益以外沒有其他個人的利益。因此，黨員應以黨的利益爲利益，一切應該服從黨的利益的出發，只有這樣，個人利益才能與黨的利益一致。在學習問題上同樣是這樣，必須從黨的利益的出發才能對於個人有利益，如果從個人目的出發，則就會與黨的利益的矛盾，結果對於個人也會不利。

共產黨員的學習，即使不是從上面所說的那種最壞的動機出發，而是從好的求進步的心理出發，如果果把個人的進步和黨的進步分離開來，不在求黨的進步精神下來求個人的進步，不是爲了黨的進步來求個人的進步，則還是個人主義的觀點，是會與黨的利益的相矛盾的。這有下面種種表現：

一種是藉口學習放棄工作，或不服從工作的分配；他爲的要學習，爲的要看書，可以把工作丟下來，如果督促他工作，他便會感覺苦悶，以爲這樣下去他就不會進步了，於是他就要求進學習機關學習，他把工作與學習分開，工作是爲黨做的，學習是他自己的，這裏發生了黨的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矛盾，而是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爲個人而學習放在第一位的。又有些黨員把是否能幫助他學習與進步作爲接受工作分配的條件，他說這種工作不能使他進步，這個工作地區不便利於他學習，所以不願做這種工作，黨向他解釋，他堅持自己的意見。他把自己的學習和黨的工作對立起來，他做工作不是根據黨的需要，也不管黨的需要，如果工作不能滿足他的求進步的慾望，即是說不能達到他個人的利益，他便什麼黨的需要，什麼黨的利益都不顧了。他不知道要進步就要去實際工作，即是說要根據黨的需要去工作；他不知道爲了黨的利益，即使暫時犧牲學習也是要做的，唯一的原因就是這種工作是黨需要的；他也不知道他不做也總得要人去做，因爲黨需要的，於是他自己求進步便犧牲人家的進步了，這裏他做的是損人利己的事。

一種是把學習作爲提高自己地位的手段，作爲『進身之階』：學習是可以增加知識，可以提高能力的，於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某些黨員便想在學習中來達到自己個人的目的，他進學校，或者黨校，或者其他什麼學習機關，便以爲有了一重資格了，出校後黨定會分配他以更好的工作，負更高的責任，如果黨分配他的工作并非他所預想的，那他就懷疑黨，對黨不滿，或者工作情緒不高，或者要求再學習。『我已經學習一次了，黨還分配我這樣的工作嗎？我甯肯做一個通訊員，當一個戰士，這個工作我不能做，如果認爲我沒有能力不能担負工作，就讓我再學習一次好了！』這樣，他把工作分出高低來，而他選擇了高的，原因是他學習過，有資格了。

第三，學習要從資格與地位去選擇教師，自己不能主動的學習，又不能助人，發展着一種本位主義：有些黨員不知道學習是自己的事，是要自己想辦法找機會擠時間去學習的，是要自己埋頭去『鑽』的，因而專依靠人家，而他又有虛榮心，所以他所要依靠來學習的，必須是有地位，有資格，有學問，他認爲是比他自己高出一等的人；不是這樣的人，他便覺得不屑去學，從他那裏能學到什麼呢？他還不是和我一樣的嗎？如果他認爲是他可以向之學習的，他便聽報告聽課，他以爲從這些報告與講課當中可以知道一切，他只要一聽，筆記下來，便『百事大吉』，一切運用自如，他的學習工作也就達到最高程度了。便於他可

以背誦這些報告與課堂當中的幾句辭句以炫耀於人，以表示自己與衆不同。他却不知道根據這些報告與講課來檢查自己的思想，檢討自己的工作與檢驗自己的黨性。他從此是不必甚至不屑去從別人那裏學習什麼東西了，他聽過中央負責同志的報告，上過某某負責同志的課，還要再聽別人的嗎？他到一個地區，至少也須是這個地區的最高負責人可以和他談話，他才肯聽。他不知道共產黨員要學習的東西實在多得很，而可學的先生也多得很，『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毛澤東同志說的好：『我們的先生多得很——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本公司，地主，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全世界，他們都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同時又都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該向他們或多或少的學到一點東西。』因此，學習不只是看書，不只是聽報告上課，還要自己思索，還要細心的觀察別人，看出他的長處，領會他的思想方法，他如何解決問題，他如何對待自己與對待別人，他如何爲黨工作與鍛鍊黨性等，這些一切都是我們應該細心體會與虛心學習的。我們的同志并不是都能這樣，他們只知道從書本上從報告中去學，只能從別人給他們的東西中去學，自己不能主動的從觀察日常生活中，從觀察自然與社會現象中，從觀察別人的行動中去學；他們只能從比他們高出一等的人學，而不能且不願從比他們低的人去學，更不能從羣衆，從工人農民去學。這樣就把自己學習的對象與範圍縮小了，局限於自己與少數人的狹隘的圈子內，結果也會學不好的。

對自己，沒有『學而不厭』的態度；對人家，沒有『誨而不倦』的精神。自己學習若專依靠人家，沒有積極主動，孜孜不倦的精神，而且是從虛榮心出發的；因此，對人家的學習則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不能幫助人家，只顧自己，在學習中同樣發展着本位主義。書只要自己看了，就不管人家要看不要看，甚至有些人竟將自己所有的珍本或從什麼地方帶來的油印本祕密起來，不讓人家看，因為他自己看了可顯得他比人家知道得多些；問題只要自己懂了，就不管人家懂不懂，甚至有些人不願費點時間來幫助人家了解，怕妨害自己的學習，也不屑去幫助人家了解，因為他輕視比他還不懂的人。把學習當爲個人的事情，把智識當爲私人的特殊財產，沒有互學的精神，也沒有互助的精神；在某些工農幹部與智識份子中同樣有這種現象，工農幹部不知向智識份子學習，也不去幫助智識份子學習；智識份子不知向工農幹部學習，也不去幫助工農幹部學習；這樣，又影響到工農幹部與智識份子的團結。學習中的這種傾向是必須克服的。

第四，把馬列主義的學習和黨性鍛鍊分離開來，認爲學習馬列主義與鍛鍊黨性是沒有關係的兩回事；

這是不對的，如果把馬列主義作為教條，學習馬列主義只是背誦其辭句，記熟一些一般的原則與個別的結論，那自然是對於黨性鍛鍊沒有幫助，甚至還會有害處。可是這樣的馬列主義并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這樣對馬列主義的學習也不是真正的學習。但如果把馬列主義作為行動的指南，學習馬列主義是學習其基本立場與實質，是學習其分析問題與認識世界的方法，則就大有助於黨性的鍛鍊了。加緊學習馬列主義，努力提高馬列主義的理論水平，應是加強黨性的辦法之一。有些同志不懂得這一點，把兩者分離開來，孤立起來，這是由於他有兩種錯誤的觀點：一種是還沒有真正了解與體會到馬列主義的意義及其對於革命行動指導作用，在學習馬列主義中也不能和實踐聯繫起來去學習；一種是把黨性鍛鍊只看做是黨的生活上的事情，只限於在黨的會議上（支部會，小組會）互相批評，互相指出錯誤，或者自我檢討。在這樣的觀點上，黨性鍛鍊和馬列主義自然是聯系不起來的，但是要澈底檢討思想意識及行為上來鍛鍊黨性，非有馬列主義這個理論武器也是不成功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共產黨人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即是說共產黨人用以改造世界與改造自己的理論與方法，共產黨員的黨性鍛鍊也就是改造自己養成一種適於無產階級與黨的利益的性質，因而適合於改造世界；很顯然的，這裏就說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黨性鍛鍊是不可分離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那末，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黨性鍛鍊有什麼實際意義呢？這就是：

一、馬列主義的學習與把握可以加強共產黨員的政治的堅定性與對於革命勝利的信心；因為馬列主義能把握社會發展的規律，認識事物變化的過程，認識革命的必然性，曲折性與長期性。共產黨員能把握了這些規律，那他就能在複雜的環境中不致迷失方向，在革命遇到困難時不會悲觀動搖，得到勝利時也不會『趾高氣揚』；他就能始終堅定不移的循着革命行程前進，就是說，他能始終不渝的為黨及無產階級的戰鬥利益奮鬥到底。

二、馬列主義的學習與把握可以使共產黨員正確的了解與執行黨的政策；黨的政策是根據馬列主義的原則及運用馬列主義的方法，分析客觀形勢決定的，如果不了解這些原則與方法，自然不能正確了解具體情況，更不能正確了解與執行黨的政策；而堅決確切執行黨的政策與決議是黨員黨性強的一個具體表現。